

第二、「同行」者，聲聞乘與大乘非先非後，一時同行，汝云何知此大乘獨非佛說。

成立大乘是佛說有八個原因、理由，現在要學習第二個原因理由——「同行」

所謂「同行」，中是作為第二個理由提出的。世親菩薩就解釋說：「**聲聞乘與大乘非先非後，一時同行，汝云何知此大乘獨非佛說。**」

這裡的聲聞乘就是指小乘。意思是說，小乘和大乘並不是一前一後的，先有小乘、後有大乘，而是在同一個時間流行於世間；既然如此，又有什麼理由認定只有大乘不是佛說？

當然這個「同一個時間流行於世間」的「時間」，不是指佛在世的時候。佛在世的時候會有所謂的大乘非佛說嗎？不會的。因為佛在世的時候，佛陀會針對不同根性的有情，有的講小乘，有的講大乘。

其次，如果以聲聞乘（小乘）來說，如果證阿羅漢的話，既使他不是大乘根性，當他聽佛說大乘法，他也會信受。他不可能說佛在前面講大乘，然後聽了之後還反對大乘，認為大乘非佛說，不會這樣子。所以，佛在世的時候不會有所謂的大乘是佛說、大乘非佛說這樣的爭論。

真正的爭論，是佛滅度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才逐漸產生的。隨著距離佛的時代越來越遙遠，再加上眾生知見上的問題，所以才開始出現有小乘的人否定大乘的情形。

現在所要爭論的是：聲聞乘跟大乘並不是一先一後，它是同一時間同時流行在世間的。既然如此，又憑什麼說「只有大乘不是佛說」？「**汝云何知此大乘獨非佛說**」？

實際上，當初大迦葉尊者跟阿難尊者在七葉窟結集小乘經的時候，同時也有菩薩們在結集大乘經。這個在《大智度論》當中有提到，阿難尊者也曾與菩薩們共同結集大乘經。所以大乘經典並不是在很久以後才突然出現的，是同時出現的；並不是說這個世間先有小乘然後才有大乘，並不是這樣，小乘經、大乘經是同時在世間流行的。既然如此，憑什麼你就說我大乘非佛說呢？

如果今天大乘經典是經過幾千年之後才出現，那或許你說這個大乘是有人編撰的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當小乘三藏流行於世時，大乘經也同時在世間流行，你憑什麼說我大乘就不是佛說？

這就是《莊嚴經論》用來成立大乘為佛說的第二個理由，叫做「同行」。

成唯識論對讀補充：釋同行

二、本俱行故。大小乘教本來俱行，寧知大乘獨非佛說！

述曰：

《莊嚴論》言「同行」者，同一時行也。

設許前難「佛滅後方造大乘」，何故與汝小乘之教一時俱行？

量云：「諸大乘經佛滅即行，許明無我理契經攝故，如《增一》等。

然成『佛說諸大乘經真是佛說』，許佛滅後本來俱行故，如《增一》等。

又小乘經應非佛說，與大乘經本俱行故，如汝許大乘經。」

雖違大乘自宗，以許彼經是佛語故，然義逼應爾，為相違過。何故大乘獨

非佛語，而小乘教是佛語耶？彼許大乘一時俱有，不須成立佛滅即行。

問：若是佛語，何故聲聞等不信樂、不聞說耶？

彼無廣解。

好，我們再看回來這個補充講義，也就是《成唯識論》本論的部分：

「二、本俱行故。大小乘教本來俱行，寧知大乘獨非佛說！」

「二、本具行故」。第二個理由叫做「本來就是一統地流行」。

這個「具行」包括說同時間、同地點。也就是說，大、小乘的經本來就是在同時間、同地點或同一個區域，都是共同存在、共同流傳的。換句話說，從有這個經典結集以來，大、小乘的經就同時在世間世間流行了，這就叫做「本具行」。

接著：

「大小乘教本來俱行，寧知大乘獨非佛說！」

意思是說，既然大乘、小乘的教法本來就同時在流行於世間了，那麼又憑什麼認定「大乘獨非佛說」呢？又怎麼能夠了知唯獨大乘是非佛說呢？既然兩者同時都出現在世間，你憑什麼就說大乘非佛說？這個是《成唯識論》所提出的論證方式，其實與《莊嚴經論》意思差不多。

接著：

「述曰：」

就是窺基大師他的《述記》的進一步解釋。

如何解釋：

「《莊嚴論》言「同行」者，同一時行也。」

也就是說，第二個理由在《成唯識論》當中叫做「本具行」，可是在《莊嚴論》當中叫「同行」——同一個時間流行世間就叫同行——所以意思上是一樣的。

好，其次：

「設許前難『佛滅後方造大乘』，何故與汝小乘之教一時俱行？」

這段話是在假設、順著小乘學者的立場來推論。所以一開頭就說「設許」。所謂「設許」，就是我們先假設，姑且同意。也就是說，先假設同意前面小乘對於大乘本身「佛滅後方造大乘」的質疑成立——認為大乘經典是佛滅度之後才被人造作出來的。

「佛滅後方造大乘」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大乘經、論不是佛在世時所說，而是在佛滅度之後，由後人創作、編寫出來的。但事實上，如果從經典結集的歷史來看，包括小乘經也是在佛滅後才開始結集的。佛在世的時候，請問有所謂的小乘經這樣的經本流行在世間嗎？也沒有。佛在世的時候呢，基本上教法都是透過弟子們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保存。佛曾經講過什麼教法，就一個傳一個，等到佛滅度後，弟子們才開始才結集經典。

然而，如前面所說，小乘認為大乘是有人為了毀壞正法而杜撰的。也就是說，大乘是佛滅度之後人為所杜撰的。那麼假設我們同意前面小乘的看法：大乘是佛滅度之後才出現的、才被人家所造作出來的。於是，《述記》便順著這個假設進一步反問：假設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就反問你「何故與汝小乘之教一時俱行」，什麼原因跟你們的小乘的教法同時流行於世間呢？

假設大乘經是佛滅度之後，由某個人所寫的，那就不應該跟小乘同時流行。也就是用邏輯來看的話，應該是這樣子的：如果大乘經是佛滅度之後某一個人所寫的，那麼這個經應當就不跟佛說的小乘經同時流行。如果佛只有講小乘沒有講大乘，那麼當佛滅度之後，最先被結集、流通的，應該只有小乘經典才對。然後，可能要經過多少年，或者經過一百年、兩百年，才慢慢地出現大乘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當然可以說這個大乘經是屬於人為事後所寫的。

假設我同意你們小乘的看法，所謂大乘經是說由某個佛弟子在佛滅度之後經過多少年才寫出來，那麼大乘經就不應該跟小乘經同時出現。好，這是一個前提。

其次，問題在什麼地方？

問題在於實際上大乘經、小乘經都是同時流行於世間的。大、小乘經的同時出現，其實你們小乘的佛弟子也都看在眼裡，你們也認同這件事。在小乘的認知當中其實你們也同意大、小乘的經是同時出現、同時流行在世間的。當初你們小乘經結集的時候，大乘經其實也同時在結集，所以大、小乘的經在世間流行的時間點大家都有目共睹，都是同時出現的。因此你不應該認為大乘經是佛滅後然後才被某個人為寫出來的。

所以，這一段以反問的方式指出：假設你認為大乘經是佛滅度之後被某個人所寫、所造，那什麼原因卻跟你們小乘的教法同時流行於世間呢？

其次：

「量云：」。

這個「量云」就是我們前面講過，要建立一個比量，要建立一個邏輯推理。不過在這裡，窺基大師一次就建立了三個推理。

首先第一個：

「諸大乘經佛滅即行（宗），許明無我理契經攝故（因），如《增一》等（喻）。」

這裡先提出宗旨，也就是主張：「諸大乘經佛滅即行（宗）」，所有的大乘經都是在佛滅度之後刻流行在世間。

當初佛滅度後，大迦葉尊者就深感佛經應當趕快結集，所以就召集諸阿羅漢來到七葉窟結集經典。這個事情是在佛滅度之後不久就進行了，不是說佛滅度之後經過幾十年、幾百年才做的，是立即進行的。同樣地，大乘經也是如此，在佛滅度之後就已經結集流通。

接著窺基大師他就提出理由：

「許明無我理契經攝故（因）」。

也就是說，因為大乘經當中也是在宣揚無我的真理，我們也都承認大乘經當中所宣說的也是屬於宣揚無我真理的契經所攝。表面上看起，這個主張跟原因彼此間好像沒有什麼關聯——這個先不管。

窺基大師他提出的第一個主張是說，大乘經是在佛滅度之後立刻就流行在世間，也就是說佛滅度不久在世間就可以看到有大乘經的經本出現在世間了。然後我們要了解大乘經當中所宣說的，也是無我的真理，包括我空、法空等道理，而且它同樣屬於顯明無我真理的「契經」所攝。

什麼叫「契經」？佛說的話就叫契經。因為佛說的話契合於真理，契合於眾生的根機，因此就將佛說的話給予一個名稱叫「契經」。

我們都同意，大乘經裡面也都是在講無我的真理，你們小乘講無我，大乘也是在講無我，那麼大乘跟你們小乘沒有什麼差別？當然在某些層面上，我們大乘所說無我的道理是比你們更加的深奧。所以說，同樣是講無我的道理，小乘經是在佛滅度之後就結集了有所謂的四部《阿含》；那麼大乘經既然也是宣說無我真理，當然也應該是在佛滅後便結集流通了。

因為這個是因明三段式的推理，有宗旨，有原因，接著就用比喻：

「如《增一》等。」。

如同你們小乘的《增一阿含經》等四部《阿含經》，都是在講無我的真理。既然《增一阿含經》等是在佛滅後不久便流行於世，而且內容也是宣說無我真理；同樣地，我們大乘也是在宣說無我的真理，也是佛滅度之後就出現在世間，既然兩者的性質都一樣，憑什麼你說小乘是佛說，大乘就非佛說呢？

不過這個地方要注意，這個推理它就限定在「大乘經」。為什麼？因為如果講「大乘論」的話，恐怕這個推理就很難成立。因為大乘的論有很多是在佛滅度之後經過好幾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出現的，那就變成不是佛滅度當下就流行於世間。換句話說，你要講「大乘經佛滅即行」是可以的，如果你講「大乘的論是佛滅即行」就講不通，因為有的論可能要經過幾百年才出現，有的論甚至是經過千年才出現的。因此用大乘經跟小乘經來比較是可以，如果用大乘論跟小乘經來做比較的話就會變成講不通。

接著，窺基大師提出第二個三段式推理：

「然成『佛說諸大乘經真是佛說』(宗)，許佛滅後本來俱行故(因)，如《增一》等(喻)。」

他首先主張：

「然成『佛說諸大乘經真是佛說』」。

依據前面的第一個推理，接著要做第二個推理，我提出一個主張：然後經由第一個推理的成立，我現在要成立「佛說諸大乘經真是佛說」——佛說的這些大乘經真實是佛說。

也就是說，大乘經確實是佛陀親說。

理由是：

「許佛滅後本來俱行故(因)」。

「許」者，即是「同意」，也就是雙方共同承認的意思。也就是說，不只是大乘承認，小乘其實也承認：大乘經與小乘經是在佛滅後同時流行於世。

大乘經、小乘經在佛滅度之後同時流行於世間，這是有目共睹的，這是你們小乘人也看見的事實，你們也認同的。小乘人也承認說大乘經是跟小乘經同時出現的，只是他認為大乘經不是佛說。那現在我就跟你講，佛所說的大乘經真的就是佛說的，因為我們彼此共同承認佛滅度之後，大乘經跟小乘經同時流通在世間。

接著就是比喻：

「如《增一》等(喻)。」

就好像你們的《增一阿含經》等四部《阿含經》。你們認為佛滅度之後《阿含經》出現在世間，這是對佛說的法的一種紀錄，是佛說的；同樣的，我們的大乘經也是在佛滅度之後即刻就結集經典，也是紀錄當初佛在世的時候所宣說的法。那憑什麼同樣流行在世間，你們就說小乘經是佛說，而大乘經非佛說呢？

所以我的第二個推理，就是進一步成立：這個大乘經真實就是佛說。

不過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問題。因為與小乘經同時流行於世的，不只是大乘經，還有外道經典。那麼難道只因為「同時流行」，就能證明它是佛說嗎？也不對。所以要了解，用「跟小

乘經同時流行」的原因來主張這個就是佛說，變成還會有這個問題：假設外道的經典它跟小乘經同時出現的話，難道外道經典也就是佛說嗎？顯然不行。

因此窺基大師才會刻意在這個推理當中加上「佛說諸大乘經」。他刻意加上「佛說」二字，目的就是為了要排除這些外道的經典。因為外道的經典本來就不是佛說的，加上「佛說」，外道的經典就被排除在外。因為你如果用「同時流行」的理由來證明說這個就是佛說，那就變成跟小乘經同時流行的恐怕還有很多外道經典，難道這些外道經典它跟小乘經典同時流行就要把它認為說這就叫佛說嗎？不對嘛。

所以，同樣流行的經典有大乘經、有小乘經，也有外道經典。因此若用「同時流行」的理由要來證明是佛說，這個邏輯關係是不對的，因為不能說「同時流行」就決定是佛說，「同時流行」的恐怕也有外道經典，但外道經典顯然不是佛說的嘛。因此窺基大師才刻意加上「佛說諸大乘經」，就是以佛說的部分來做推理，不要把同時流行的外道經典也納入。若把同時流行的外道經典也納入的話，那就不能成立我的主張。

接著是第三個推理：

「又小乘經應非佛說（宗），與大乘經本俱行故（因），如汝許大乘經。（喻）」

他首先主張：

「又小乘經應非佛說（宗）」。

這裡窺基大師進一步反過主張：你們小乘經也不是佛說的。

理由是：

「與大乘經本俱行故（因）」。

因為小乘經與大乘經是同時流行的。

接著就是比喻：

「如汝許大乘經。（喻）」

也就是說，既然大乘經和小乘經同時流行，就好像你們主張大乘經非佛說，那我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主張小乘經非佛說。

站在同時流行的理由來看，大乘經、小乘經既然是同時流行的，那你可以主張我大乘經非佛說，我也可以主張小乘經非佛說嘛？既然我們兩者的性質都一樣，都是在講無我的道理，都是同時出現的，憑什麼你說我大乘經非佛說？那我也可以反過來講，你們小乘經也非佛說，是不是？

所以，「小乘經也應當非佛所說」，這就是我的第三個主張。因為小乘經和大乘經本來就同時流行，既然你認為大乘經非佛說，那同樣的我也可以反過來，用同樣的理由來認定小乘

經非佛說。

以上，窺基大師透過三種論證，層層遞進，來證成大乘經為佛說，同時也反駁小乘對大乘非佛說的主張。

接著，下面是針對前面第三個推理，窺基大師另外所作的補充說明：

「**雖違大乘自宗，以許彼經是佛語故，然義逼應爾，為相違過。**」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前面第三個推理當中，我們曾經依照對方的邏輯，反過來推論「小乘經應非佛說」。既然大小乘經是同時流行的，你否定我大乘經，我也可以否定你小乘經啊，是不是？可是實際上我們要了解，我這麼做是不得已的。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權宜性的反駁」，並不是真正的大乘立場。

「**雖違大乘自宗**」，就是說我講「小乘經非佛說」時，其實已經違背了我們大乘本身的立場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大乘其實是同意小乘經是佛說的。

「**以許彼經是佛語故**」，我們要了解，我們大乘並不反對小乘，我們大乘經其實也同意小乘經是佛說的。大乘認為，佛陀是根據不同眾生的根機而宣說不同法門，對聲聞種性的眾生說聲聞法，對獨覺種性的眾生說獨覺法，對菩薩種性的眾生說菩薩法。所以說三乘法都是佛說，大小乘法都是佛說，這才是大乘真正的立場。

所以，前面第三個推理中所說的「小乘經應非佛說」，其實是一種不得已的方式，目的只是為了要反駁小乘，所以我不得已就用同樣的理由來反對你們小乘。因為我們大乘的立場實際上是同意小乘經是佛說的，然而道理的逼迫讓我不得不用這個手段。

因此窺基大師說：

「**然義逼應爾，為相違過。**」

「**義逼**」，這個「**義**」就是道理，「**逼**」就是逼迫。「**然義逼應爾**」，然而用道理、用邏輯用道理來逼迫小乘，我就應當這麼做。依同樣的邏輯道理，不得已講出：「小乘經應當非佛說」。我只是講小乘經「應當」非佛說，我並沒有說小乘經非佛說。我只是為了要逼迫你們小乘承認我們大乘，所以才用邏輯的形式、推理的形式，不得已去逼迫你們，然後才講出小乘經應當非佛說。也就是說，「應當非佛說」只是一個我不得不用的一種手段而已，只是為了逼迫才應當這麼論證。

那麼實際上當我這麼講的時候，「**為相違過**」——這個相違的過失。

這個「**為相違過**」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我講小乘經應非佛說，這種說法本身已經違背大乘原本承認小乘為佛說的立場，因此形成「自宗相違」；第二層，「**為相違過**」也可以解釋為說，我這麼講只是為了要讓你們了解，你們小乘認為大乘非佛說是自相矛盾的，這種說法本

身就存在「相違」或「雙重標準」的問題。

為什麼存在「相違」或「雙重標準」的問題？

因為大小乘經既然都在世間同時流行，都宣說無我的道理，那麼憑什麼你就認為大乘非佛說，而小乘是佛說呢？代表這件事你們有「雙標」，是不是？你們既然有雙標，就形成了邏輯上的不一致，也就是「相違過」。同樣的經典、同樣流行在世間、同樣講出無我的道理，為什麼你卻主張「小乘經是佛說，大乘經卻非佛說」？這個叫相違的過失。

因此窺基大師接著說：

「何故大乘獨非佛語，而小乘教是佛語耶？彼許大乘一時俱有，不須成立佛滅即行。」

意思就是，什麼原因唯獨大乘非佛說，然而小乘教法卻是佛說呢？什麼原因你們要這樣講呢？既然都是同時流行的，既然都講無我的道理，憑什麼大乘就非佛說，小乘就是佛說呢？

「彼許大乘一時俱有」，小乘其實是也承認大乘經是一時具有。「彼」就是指小乘。也就是說，窺基大師他這個地方就附帶說明：小乘其實也承認大乘同時出現世間的，不是一前一後的。

因此「不須成立佛滅即行」，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去論證大小乘經是不是佛滅度之後馬上就結集出來這件事。代表這個事情不要去、不需去論證。也就是說，窺基大師他可能當初有聽聞玄奘大師講述有關大小乘之間的辯論，因此玄奘大師就有跟他提過，小乘佛弟子其實也承認大乘經是同時出現的。代表佛滅度之後，大迦葉尊者這些阿羅漢結集小乘經，然後另外有菩薩在別的地方結集大乘經。所以小乘經結集出來的時候，大乘經也結集出來，同時流行於世間。——這件事是小乘也承認的。既然小乘也承認大小乘經同時流行，就不需要再論證這一點。

因此，前面所有的推理，其實都是建立在「大小乘經典同時流出現、同時流行」這個共同前提之上。這也就是在《莊嚴經論》中，彌勒菩薩提出第二個理由叫做「同行」的真正含義。

「同行」代表所有的經典其實都是在佛滅度之後不久就陸續地結集出來，並不是說一下子整個八千頌《般若經》就全部出來了，或者說一下子所有的大乘經就全部完成，而是逐漸結集、逐漸弘傳開來的，但這也都是佛滅度之後同時進行的，不是一前一後的。這一點是所有當初的佛弟子所共同承認，因此彌勒菩薩他就提出「同行」這個理由。既然大家都是同時流行的，憑什麼你就要講大乘非佛說呢？你要這樣講，我也可以用同樣的事實跟同樣的理由來說你們小乘非佛說嘛，是不是？就大小乘的經就「同行」這一點來講，本不應當互相地排斥，都應當互相地承認說我們都是佛說的。

以上，第二個理由「同行」的說明就到此結束。

可是，《成唯識論》他後續還有一個問答，那麼這個問答是為了引發第三個理由「不行」而說的。我們依照《成唯識論》的部分先看：

「問：若是佛語，何故聲聞等不信樂、不聞說耶？彼無廣解。」

意思是說，假設大乘是佛說的話，什麼原因這些小乘的人卻不信受、不好樂，甚至像是根本沒有聽聞過大乘法一樣？也就是說呢，既然這個大乘經是佛說的，為什麼這些小乘的人會一再反對、一再說大乘非佛說？難道他們沒有聽過有親自聽佛說法嗎？因為佛陀滅度之後不久，經典便開始結集。而當時仍有不少佛弟子，他當初也都有親見佛陀、親聞佛法的，是不是？既然他們曾經親見佛陀、親聞佛法，他怎麼會不承認大乘呢？這當中可能就牽涉到問題，恐怕他們根本就不曾聽聞佛說大乘法。也就是說，這些小乘的人、會反對大乘的人，當初佛在世的時候，雖然佛在說法，他恐怕只聽到小乘法，沒有聽聞到大乘法。因此當大乘經被結集出來的時候，他才會反對說「大乘非佛說，我當初都沒有聽聞佛說過大乘，我當初只聽聞佛說《阿含經》而已，佛只說小乘而已。我都不曾聽聞佛說大乘，所以佛沒有講大乘」。所以，會有一部分的聲聞人、小乘人會這樣的認為。

這個地方就提出「何故聲聞等不信樂、不聞說耶」這樣的疑問。既然大乘是佛說，這些小乘人卻不相信、卻不好樂，甚至恐怕他們也都不曾聽聞佛說大乘，才會如此地反對？這是什麼原因？

那麼底下，就答了：

「彼無廣解。」

窺基大師在《成唯識論》這個地方就說，因為這些小乘的人他對於大乘經沒有廣大的勝解。也就是說，他不是大乘的根性。他既然不是大乘的根性，就沒有辦法聽聞、領受大乘法。我們要了解，大乘佛法是極其甚深廣大的，因此眾生本身相對也要有好的種性、大的種性（菩薩種性）。其次，我們也要有強大的智慧勝解力，才能夠對大乘經有所解了。

今天這些人，就是因為非大乘的根性，所以當初佛在世的時候，即使佛陀宣說大乘法，他們也沒有能力領受大乘經。充其量只能聽聞小乘教法而已。因此，他們後來才會不相信、不好樂大乘，甚至壓根認為佛根本沒有說過大乘。正因如此，所以在佛滅之後，他們才會反對大乘，說「大乘非佛說」。

那麼最後這段話等於是為了引發下面的第三個理由「不行」。

甲四、釋不行

第三、「不行」者，大乘深廣，非忖度人之所能信，況復能行。外道制諸

論，彼種不可得，是故不行。由彼不行，故是佛說。

成立大乘為佛說的八個理由，第三個理由叫作「不行」。這個「行」代表解了、修行、實踐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乘佛法非常的深奧，不是這些人所能夠了解、所能夠修行、所能夠去實踐的，就叫「不行」。

接著，世親菩薩就說明：

「大乘深廣，非忖度人之所能信，況復能行。」

這個「忖度」就是揣測、思量、考慮的意思。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大乘的道理非常的深奧，非常的廣大，不是凡夫的分別心所能夠揣測的，不是以凡夫分別心的揣測方式能夠去信解的。因此它整個概念就是說，假設我們是聲聞種性或者是凡夫，只能夠用自己的分別心去揣測甚深廣大的道理，那這樣子一來自然不能夠去信受？就好比說有一件事它講得非常的深奧，用有限的知見去推測甚深廣大的真理，自然無法真正契入，就像坐井觀天一樣。一隻青蛙住在井裡，抬頭只看到井口上方一小片圓圓的天空，就認為說整個世界就是如此。可是，井外還有更寬廣的世界，牠是不能夠了知的。你去跟那個青蛙講井外還有很寬廣無量的天地，牠根本就不能理解，牠只能夠用牠的分別心去理解說整個井就是全世界了，然後認定所謂的天就是上方一個圓形亮光的地方，所謂的地就是井底這一片的土地。

那麼同樣的，凡夫面對大乘佛法，其實也是如此。若是用分別心去揣測甚深廣大的道理，那麼透過揣測、思量、考慮、分別的形式，就能夠去了知整個深奧廣大的真理嗎？當然不行。因此世親菩薩才說，大乘是非常的深廣，不是凡夫以思量分別所能信解的。既然連信解都做不到，當然就「況復能行」。既然信解都不可能了，更何況能夠依此去修行、去實踐，乃至去悟入大乘深廣的真理而得聖道、得菩提嗎？那就更加的不可能。

因此，這第三個理由說便稱為「不行」。也就是說，大乘甚深廣大微妙的道理，不是這種小乘根性的眾生所能夠了解的。即使這個小乘根性的眾生是已證得阿羅漢果位的聲聞人，其智慧也不能夠了知大乘境界，更何況只是凡夫？我們要了解，同樣是聲聞人、小乘人，如果證阿羅漢的話，即使聽不懂大乘法，也不至於會誹謗大乘。他雖聽不懂，可是他也會承認這是佛說的只是我的智慧太低不能理解，而不會因為自己無法理解，就誹謗說大乘非佛說。真正證阿羅漢的聲聞人、小乘人，他不會誹謗的。問題在於，同樣是聲聞種性卻仍停留在凡夫位的眾生，用自己很下劣的分別心，想要去揣測大乘深廣道理，然後因揣測不了、思量分別觀察不了，就容易生起懷疑與否定而不信解。既然連信受解了都做不到，更何況能夠依循大乘深廣妙法來修行實踐的無上菩提嗎？更加地不可能。這個就是「不行」的一個意思。

（以上影音內容第8講）